



走过

蒯家墙门儿的故事

赵苏苏 著

作家出版社

走过

蒯家墙门儿的故事

赵苏苏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过：蒯家墙门儿的故事 / 赵苏苏 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3

ISBN 978-7-5063-8756-9

I. ①走…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5561 号

走过：蒯家墙门儿的故事

作 者：赵苏苏

责任编辑：徐 乐

装帧设计：回归线视觉传达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 刷：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52 × 230

字 数：220 千

印 张：19

版 次：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756-9

定 价：32.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001	第一章	竹筒
012	第二章	慎余余晖
062	第三章	童养媳
110	第四章	红色的诱惑
150	第五章	女兵女兵
195	第六章	情系太行山
247	第七章	魂归
291		后记

第一章 竹简

二〇一二年春节，母亲去世后两个多月，我去看望舅舅许崇德。

唏嘘一番之后，我坐在舅舅家到处都是书籍的客厅里，望着对面这位八十三岁满头银发的儒雅老人——母亲最小的弟弟——忽然感觉他们姐弟俩就连脸上的表情都那么相似。舅舅与母亲的酷肖再度令我想起慈母新亡这一惨痛事实，我不禁心头一阵酸楚，反倒不知接下去该说什么好了。

一时间有些冷场。

崇德舅舅开口道：“说起来你妈妈也是出身大户人家。黎里蒯氏在当地是有名的望族，后来没落了。”

崇德舅舅此刻忽提以家史做话题，似乎并非无话找话。也许老一代人一个又一个地辞世，往事如烟，致使后辈通往上一代的信息渠道愈发收窄，有感于此的舅舅想趁自己身体尚健，挽救性地让我这个常怀好奇之心的晚辈承前启后，多了解些家族的陈年旧事吧。

母亲性格内向，越老越谨小慎微，很少向子女提及自己的身

世。但是爱把语言付诸纸笔的她曾经拉拉杂杂地写过一些自己少年时的经历，逃婚投身革命什么的，放在一口旧箱子的最底下，放到发黄，被我翻箱子的时候看到过。后来到了“文革”中后期，这些材料不见了，大概是诡谲难测处处惊心的运动使得她唯恐造反派哪天闯进家门，说不清楚，便给处理掉了。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你总清楚吧？”崇德舅舅问。

“当然清楚，”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晚清四大奇案之一嘛。”这个经久不衰的题材曾极大地调动过历代文人墨客的想象力，大家不知为它写了多少书，还拍过好几部电视剧呢。一提起此案，我的脑海里不禁闪现出电视剧里跪在大堂上的“小白菜”抬起头来的一刹那，演员陶慧敏那孤弱无助的神情。后来陶慧敏又演了许多戏，但再没哪个角色像她扮演的“小白菜”那样深深地打动过我。

“那个主持三审的官员蒯贺荪，就是你妈妈家的一位祖先。”崇德舅舅如是说。他总“你妈妈家”“你妈妈家”的，好像我妈妈家不是他家似的。想想也难怪，崇德舅舅一出生就被过继给了我的姨姥姥，一辈子下来，他更为认同的似乎不是生身之家的血脉，而是生长之家的养育之恩。“蒯贺荪当时担任浙江省的按察使，按察使又称臬司、臬台，主管一省司法，相当于现在的……”崇德舅舅略作停顿，口气变得诙谐起来，“政法委书记吧。”作为国内顶尖级的法学专家，崇德舅舅对法律上的事情，无论古今中外，一律门儿清。

这个情况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被朝廷平反，导致浙江官场大地震，承审官员一个不落全都受到了处分，”崇德舅舅继续讲，“都说蒯贺荪是畏罪自杀的，有说吞金自尽，有说吃了朝珠中间一颗珠子里藏

着的鹤顶红而中毒身亡。但根据正规史料，蒯贺荪在朝廷正式处分承审官员之前，就已经因为亲人的接连去世，悲伤过度而病重身亡了。不过不管怎样，蒯贺荪给一向把脸面看得比天都大的黎里蒯氏丢了脸，也大大挫伤了这个家族后辈们的进取之心。尽管有清一代黎里蒯氏世代书香，出了几十个吃官粮的，但是自此之后，再没有蒯氏子弟跻身官场。从此黎里蒯氏一蹶不振，坐吃山空，逐渐没落。”

见我有些迷惑，甚至尴尬，崇德舅舅解释说：“撇开此案，其实蒯贺荪本人还算是一个有为的官员。他早年追随林则徐，后来主政河南光州，对老百姓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在与捻军作战过程中，对通匪之民网开一面，绝不滥杀无辜。他多次上表朝廷减免当地税收钱粮。仁政如斯，百姓都喊他‘蒯阿母’。还有传说他上任伊始，本来在当地猖獗扫荡农民庄稼的蝗虫，一下子全都飞走了。一时之间，‘蒯阿母，来何暮’的民谣响彻光汝。为此，他不仅受到了朝廷的表彰，还被同治帝和两宫皇太后亲自接见。”

“但是无论如何，这位老祖宗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中还是扮演了一个不太光彩的角色。”我不得不这样说。

“是啊，”崇德舅舅点点头，“据说，有着丰富办案经验的蒯贺荪刚一接手复审这个案子，便发觉里面有些证据不够扎实，甚至供词前后对不上。但是此案已经县、府两级审结宣判，兹事体大。由于《申报》的报道，此案早已弄得尽人皆知，朝野关注。有说奸夫淫妇谋杀亲夫悖逆人伦，为公序良俗所不容，不惩不足以安民心谢天下；有说官府逼供信，屈打成招，此案实为冤狱。舆论汹汹，莫衷一是。在这风口浪尖上，倘若他这一审较起真儿来，一查到底，推翻了前两审，根据当时的考成制度，前面的承审官员仕途前程肯定会受到影响。当时的地方官吏，说起来也都不容易，

要么皓首穷经地考取个功名，要么一刀一枪博得个职位。深究一个常与官府作对的倔举人和一个绯闻缠身的底层女子是否冤屈而让体制内的自己人官职难保，岂不可惜？于是他违心地维持了原判。遂铸成大错。”

“可朝廷处理起承审官员来也真舍得下狠手啊，”我感慨道，“几十个官员褫夺顶戴。要是放在现在，哪至如此？处分处分那个始作俑的余杭县令，大家做些走走过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停上几个‘临时工’的职，然后消停几日，异地复出就是了。”

我想起了历史悠远且具中国特色的官官相护。你懂的，呵呵呵。

“事情没有如此简单，”崇德舅舅说，“当时的浙江官员，比如巡抚杨昌浚、杭州知府陈鲁等，都是出身湘军，靠镇压太平天国的军功当上的地方官吏，蒯贺荪也一样。慈禧太后深深忌惮湘军有逐渐做大尾大不掉之势。对此案从严处理，正好可以顺水推舟打压一下湘军系统的势力。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借整肃官场来清除异己，这种做法被中国的历代君主运用得出神入化。《商君书》《资治通鉴》之类典籍里这类博大精深的厚黑学论述还少吗？我们这个民族的统治者一向把驭人之术奉作圭臬。

“不过黎里蒯氏可不仅仅出过蒯贺荪，”崇德舅舅意犹未尽，“蒯氏起自湖北襄阳，宋末避战乱迁至江苏的吴县香山，就是现在苏州的太湖之滨鱼帆村。这个家族中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蒯祥。此人给明成祖朱棣建造了北京紫禁城，深受皇帝喜爱，皇帝称他‘蒯鲁班’。他心灵手巧，从一个木工首一步步做到工部左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建工部副部长。到了明末，清军南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南血雨腥风。香山蒯氏子弟中一个叫蒯驹的便举家迁居到了相对偏僻些的吴江黎里。在这个新家乡，蒯驹

的子孙修桥铺路之类的善事做了不少，逐渐成为当地的望族，跻身八大姓。特别是蒯贺荪的爷爷蒯嘉珍，黎里蒯氏的第六代，他才高八斗，且为人豪爽、乐善好施。蒯嘉珍在仕途上也算顺利，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广西明江的同知^①。他却看不惯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嘉庆年间早早退休，闲云野鹤，与黎里的徐达源夫妇等一班名士饮酒吟诗，逍遥于江湖，在江南的文化圈中十分活跃。他还在黎里的市河^②边盖了一座带后花园的大宅子，一落七进，号称树滋堂。蒯嘉珍的妻子钱与龄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钱与龄字九英，是江浙名门钱家的小姐。她的爷爷钱陈群是康雍乾三朝元老，乾隆爷的代笔重臣，而钱陈群的妹妹还是雍正皇帝的妃子。钱与龄从小受其曾祖母、女画家陈书影响，耳濡目染，家学深厚，特别是练就了一手好画，尤工画梅。近些年常有她的作品被拿出来拍卖。当代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也收有她的条目。”

怪不得母亲一生喜爱写写画画，原来祖上的遗传基因在起作用。

“蒯嘉珍、钱与龄夫妇干过一件留名后世的好事，”崇德舅舅见我听得入神，便接着这样讲，“王贞仪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吧？”

“清代的女科学家吗？”我极力搜索着脑海中那点可怜的历史知识，试图把这个听起来耳熟的名字与我所知道的对上号。

“对，”崇德舅舅说，“清中期著名女科学家，还是位女诗人。现在南京还有她的纪念馆呢。王贞仪是个敢于冲破封建束缚的才女，不但诗词写得好，而且在天文、数学、医学上也都很有造诣。然而天妒英才，才女二十九岁英年早逝。临终前她把自己的全部遗稿托付给了早年的闺蜜钱与龄。钱与龄呕心沥血，加以校订，

① 同知：明、清官职，知府的副职，正五品，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副市长。

② 市河：江南镇落多有河流穿镇而过，乡下农民用船从河上运来大米与绸布等货物，卖给河边的商铺肆坊，故这种穿镇而过的河流皆被称为市河。

并让自己的侄子、风头正健的学者钱仪吉为其写了序。然后她与丈夫蒯嘉珍一起，出资将其出版，取名“德风亭集”。从此，王贞仪与钱与龄生死相托的故事被传为佳话。不久前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名叫《中华友爱故事》，王贞仪和钱与龄的那段轶事就是其中的一个章节。”

信息量太大了，我有些蒙。

“你妈妈的家乡黎里是一个美丽的江南古镇，到处是小桥流水，也曾经满街遍布廊棚。你妈妈家的祖宅慎余堂，在镇子的最西端，一个叫南栅的地方……”舅舅还在侃侃而谈。

我的心中若有所动。不知怎的，此时此刻这颗心忽然飞往了别处，飞到那梦中水乡……母亲的家乡我还一次都没去过呢。无论如何应该去看看。

光绪二年，西历一八七六年，原本铁板钉钉的杨葛案^①终于发生了戏剧性的大反转。腊月初九这天，老仵作句义在朝阳门外海会寺前当着刑部诸官和五城兵马指挥^②的面，给葛品莲开棺验尸。人死已近三年，皮肉腐烂，仅余骨骸。老仵作验查十指十趾骨，均见骨黄白；取卤门骨^③一块，映日照看，轻声报云：“此人委实病死，并非服毒！”在场官员一片惊愕。一名《申报》的法国记者跳起来高喊：“无毒，无毒！”并拍下了身披枷锁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海会寺开棺验尸场面万人攒动，屏息注目。

消息传到杭州。浙江按察使蒯贺荪又羞又愧，几十年清誉，

① 杨葛案：即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杨指杨乃武，葛指号称小白菜的葛毕氏。

② 五城兵马指挥：清代五城兵马司的总负责人，隶属督察院，负责治安，相当于现在的卫戍区司令兼公安局局长。

③ 卤门骨：人头顶顶部的骨头。

如今毁于一旦。他已经年满七十岁，正是圣人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本打算过年就告老还乡的，没想到最后一刻翻了船。受朝廷处分，这回是一定的了。他有何面目再见家乡父老乡亲？

不久前，陪伴了蒯贺荪一生的夫人张氏一病不起，撒手人寰。

屋漏更遭连夜雨。张氏死后没几天，蒯贺荪的长子蒯镛也久病不愈，离开了人世。这蒯镛相貌为人最像其父。他曾随李鸿章剿灭捻军，功授分省候补同知，因身体不好，回乡养病，竟早早地去了，年仅四十七岁。至亲之人接连弃世，白发人送黑发人，蒯贺荪只觉得万念俱灰，郁郁寡欢，不思饮食，形容逐渐枯槁。

天色已经很晚了。蒯贺荪打开书柜，拿出那卷祖上历代相传的竹简。

这卷竹简是他远祖蒯彻的旧物。想当年，在楚汉相争的关键时刻，善于长短说的蒯彻力劝自己的主公、手握重兵的韩信背汉自立。但是刚刚夺得齐地而被刘邦封为齐王的韩信正对主上的隆恩感激不尽呢，岂能听得进蒯彻的“谋反”之劝？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大好良机转瞬即逝。垓下之战十面埋伏，楚霸王乌江自刎，战神韩信为刘邦一举夺得天下。但是这位功高震主的将军很快便遭到高祖刘邦的猜忌，被刘邦的皇后吕雉诬入未央宫，杀害于钟室。韩信临终时仰天长叹：“悔不用蒯彻计！”

韩信当年的谋士蒯彻虽然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当庭立辩汉皇，最终保住了自己一条性命，但却从此沦为一代废臣，空有一身经邦济世本领，再不为朝廷所用。他投靠在了昔日好友、当朝宰相曹参门下，著书立说。他收集纵横家言论，通论战国时的说士权变，一口气写出八十一篇，题名“隼永”。有说，西汉刘向的《战国策》就是根据这部书稿编撰的。

这部写在竹简上的书稿一直为蒯彻的后世子孙所珍视，几次

失而复得。到了三国时期，它终于成为以蒯越为首的襄阳蒯氏的镇宅之宝。竹简上的字被加以刀刻，复施之以墨，以葆永久。宋末元军围困襄阳长达五年，破城之际，这部珍贵的书稿不知所终，直到香山蒯祥为永乐帝建造北京紫禁城的时候，这部书稿中的一卷才又鬼使神差般回到了蒯氏后人蒯祥的手中。明末，蒯祥的后人蒯驹迁居黎里时，什么都没顾上拿，唯独把这卷竹简带在了身边。从此，竹简成为黎里蒯氏的传家宝。黎里有每年中秋节显宝的习俗，是时八大家族都会把自家的珍稀文物摆在堂上，向世人展示，供邻里观赏。而蒯家的这卷竹简，只要一拿出来，永远都会独占鳌头。

此时此刻，历经沧桑的竹简显得格外陈旧，把一根根竹片串在一起的牛筋由于岁月的磨砺，或许也由于虫蛀，已濒于断裂。

望着这古旧的竹简，蒯贺荪想起了蒯氏一族的生生不息，想起了遥远遥远的先祖蒯彻。蒯彻的一生毁誉参半，可他好歹留下了一部奇书。自己的一生也将是毁誉参半的——毁在杨葛案——可他却什么都不会留下。

他捧着竹简。竹简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那么晦暗，竹简上的篆体字又是如此的艰涩。如今大概没多少人能够读懂这些字的意思了吧，他想，人心浮躁，甚至不会有谁还存有读一读的心思。这仿佛就是他蒯家树滋堂的命运——他的脑海中划过一道闪电——相濡以沫的夫人死了，被他寄以重望的长子死了，自己的名节也毁了，树滋堂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蹶不振，为人诟病，就像这竹简上的字迹，曲曲直直，世人哪里还有耐心去弄清其间的直曲……

“父亲你在做什么？”一个声音把他带回到现实。

是少子蒯儒香。

“啊，没什么。”蒯贺荪放下竹筒，爱怜地看着这个喜欢读书的小儿子。这些年儒香一直跟在蒯贺荪身边，他的母亲张氏与兄长蒯镛过世，后事都是他一手料理的。他不放心父亲，前几日又匆匆从家乡黎里赶来杭州。

“天气寒冷，父亲要多注意身体，”蒯儒香关切地说，“孩儿发觉近来父亲脸色越来越差。还是请郎中看一看吧。”

“为父身体并不打紧，”蒯贺荪说，“少鹤，为父问你，倘若有一天为父也不在了，你有何打算？”

少鹤是蒯儒香的字。

“父亲春秋正盛，岂有不在之理？儒香还要再跟在父亲身边十年八载，多学些本领呢！”

“胡说，”此时的蒯贺荪不想再听违心的奉承话，“为父这把年纪，哪里还什么春秋正盛？人活七十古来稀。为父这一辈子什么都经历过了，什么都参透了，并不忌讳‘死’字。”

儿子不知该说什么好，沉吟片刻后，直言相答：“假若父亲真有一天不在了，儒香将以父亲为楷模，考取功名，报效国家。”

年近四十的蒯儒香早已考得了生员^①，若不是家有高堂需要他长年照顾，他总也该是举人，说不定已经踏上仕途了呢。

蒯贺荪摇了摇头，“你也知道，杨葛案翻盘，父亲作为承审官员之一，又执掌一省刑名，是难辞其咎的。这恐怕会影响到你的前程。做官，暂且休要想了。”

“真有如此严重？”蒯儒香有些不大相信。

“也许比你能想到的还要严重，”蒯贺荪面露忧色，“官场上的事情你不太懂，日后你自会明白。”

① 生员：即秀才。

蒯儒香疑惑地望着父亲。

“我看你也不要留在杭州了，”蒯贺荪突然做出决定，“你去绍兴，投奔新上任的知府霍顺武。此人虽是满人，却也古道热心，平日与为父很对脾胃。他自会照顾你。霍大人刚刚由武职调任知府，正需幕僚，你去他那里，会派上一些用场。”

“母亲去世不久，孩儿即便不陪伴在父亲身边，也应回乡为母亲守制啊。”

“在此非常时刻，就不必墨守成规了，”蒯贺荪叹了口气，“你母亲地下有知，也必会是这个意思。”

“儒香谨遵父命。”

“少鹤，你还记得我们蒯家的祖训吗？”沉默了片刻后蒯贺荪忽然问。

“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蒯儒香对答如流。

“对，牢记此二条，”蒯贺荪一边捻动着手中的一串朝珠，一边语重心长地说，“咱们蒯家在黎里修桥补路、周济穷人的事没少做，才有了百年的不衰。而蒯家世代书香，读书是蒯家子弟的第一要务。正因为读书，自乾隆朝以降，黎里蒯氏簪缨不绝，仅我树滋堂一支便出了一二十个大小官吏。当然了，读书并不一定非要做官。书是人的终生益友。要记住，爹娘跟不了你一辈子，妻妾子女也跟不了你一辈子，只有读到肚子里的书能跟你一辈子。”

蒯儒香点头：“父亲教导，儿子谨记。”他觉得父亲今晚怪怪的，活脱是在交代后事。

“好了，你下去吧。为父累了，要歇息了。”

“父亲，你不要紧吧？”蒯儒香发现父亲的脸色白得疹人。

蒯贺荪没说话，挥了挥手。

儿子退下后，蒯贺荪换上朝服，重新拿起竹筒，看了半晌，然后跪倒在地，面南而拜，高呼：“贺荪对不起祖宗！”

他觉得嗓子一紧，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过了好一会儿，他拭去嘴角和下巴上的血迹，站起身来。他觉得有些冷，手捧竹筒，在炉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望着熊熊的炉火，陷入了沉思默想。在火焰中，他似乎看见祖父蒯嘉珍和祖母钱与龄失望的面孔；他也看见了临洺关大战后毅然决然吞金殉节的妹妹学诗，还有三个月前离世的夫人张氏，他们好像在朝他招手。啊，那不是他心爱的长子镛儿吗？……

他忽然一阵头晕，眼前一黑。他的头向后仰去，手中的竹筒掉落在了炉台上。跳跃于炉口的火舌无情地将竹筒舔燃，失去知觉的蒯贺荪没有看见红红的火焰吞噬竹筒时所腾起的黑烟……

半夜时分，后衙传来仆人与丫鬟们的哭喊声：“老爷殁了！”

蒯儒香赶到父亲的书房时，但见父亲衣冠整齐地仰坐在炉边的椅子上。

炉台上，是竹筒的余烬。蒯儒香在地上发现一根烧黑了的竹片。也许，竹筒燃烧的时候，烧断了牛筋，这根竹片掉落在了地上，才得以幸存。

蒯儒香抹去面颊上的泪水，将竹片捡起，揣在了怀里。

第二章 慎余余晖

母亲的故乡黎里是经典的江南古镇，到处是河曲。我们这种从小习惯了都市通衢大道的北京人走在这湿漉漉似乎一把能拧出水来的小街上，很难分辨出东西南北。我和妻子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这是二〇一二年的春季，江南初绿，梨花似雪。我和妻子按照崇德舅舅的描述，一路探访母亲的故乡，试图借此解开纠缠已久的心结。

迎面走来一位长者，边走边低头看着报纸。机巧的妻子一向人来熟，上前一步打听，“老先生，请问南栅怎么走？”

老先生先是吃了一惊，旋即脱口说道：“南栅，我就住在南栅。你们要找哪一家？”

我赶紧说明来意，是看母亲家旧房子的，母亲本姓蒯。

“蒯家墙门儿？”老先生再次吃惊，“那家人以前可是大地主啊！”

终归是老人家，都什么年代了，还如此在意阶级成分。不过从中不难看出，蒯家的豪门大族身份，至今仍令当地人印象深刻。

地主不地主且放在一边，老先生显然十分好心。“跟我走好了。”说罢他便带我们前往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边走边聊，不仅去了南栅蒯家的旧宅，而且随后又去了与黎里蒯氏一切有关的地方。

老先生名叫李文龙，退休教师。听说我是爬格子的，他似乎觉得格外亲切，他本人也是一位文学发烧友。彼此间的距离立刻拉近了。

人称蒯家墙门儿的南栅蒯家弄原本叫作慎余堂，虽然现已十分破旧，但从它高大上的格局来看，再想象一下当年门前的一对石兽，大户人家的风范仍然依稀可辨。一百多年前，我那年纪轻轻就考上秀才而春风得意的外公蒯友韩就是在这座宅子的门前把我十六岁的外婆黄文先扶下的花轿。故宅犹在，却已物是人非。此情此景，想不心生感慨都不成。

热心肠的李文龙先生带我们继续沿河行走。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黎里蒯氏从最初建在黎川边的人称老蒯家弄的敦睦堂、鄂桂堂，发展到后来人称新蒯家弄的树滋堂；道光年间蒯家子弟又在河对面的下岸盖起一座叫作礼进堂的新宅，人称南蒯家弄。而母亲这一支的那个叫作南栅蒯家弄的慎余堂，则建造得最晚，它的出现已是光绪年间的事情了。

说起来，黎里蒯氏家族算得上中国传统社会乡绅阶层的一个缩影，它的荣辱沉浮充满戏剧性。我在网上看到过一篇介绍这个家族的文章，是当地的地方史学家李海珉先生写的。他把黎里蒯氏家族的崛起与没落称为“一部黎里的红楼梦”。

话虽然说得有点儿过，但是很准确。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正所谓呼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解释，早在这个家族如日中天之际，危